

交大幽靈船事件

〔校園注意報〕■文 小麗

很久以前，交大有帆船社，不過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就沒了。故事发生在某一年的涼爽夜晚，帆船社社長興高采烈告訴室友要去校湖試船，就獨自去了！

第二天早上，室友沒見到他，第三天第四天：他都沒回來。後來湖中發現翻掉的帆船，室友想到見他的最後一面和濕濕的一面，都毛骨悚然！

那天帆船社長很晚還沒進寢室，室友們先睡。深夜室友見到他一身濕淋淋回來，他常搞得一身濕，所以不以為意繼續睡了。

竹湖悲情

文・剪報 沈繩一

民 70 (1981) 我在航技系屆齡退休。學生課外活動小組林主任和我商量，有事要我幫忙，我一口答應。

我上岸應航技系聘任講師，五年在聘書中附注六個大字：「第一年不支薪。」幸當時紐約美洲交大校友會有設立「航教基金會」，在利息購買航儀書籍等支用餘款，抽一部資金，補貼沙系主任和我。三年講師後，部審為副教授。再三年可升教授，適我屆齡 65 歲，辦理退休。似乎是命中注定，沒有教授之福。

當時林主任說每年校慶，台鐵台北站有二三列車，掛紅布條「交大校慶專車」非常醒目。校友們全家出動，一路上開到新竹火車站，又是六七部遊覽車，開到光復新校區。看見竹湖靜悄悄。其時社會鼓吹青少年駕駛風帆船運動，竹湖中如有二艘風帆船，可列為校景之一，「竹湖風帆」為湖中勝色不少。

我即商請商船校友會和基隆引水人辦事處各捐助新台幣五萬元購置兩艘風帆船。我並為徐氏基金會寫一本《帆船航行術》，銷路不錯。帆船提名為「商船號」和「領港號」。後來不久，竹湖中不見二艘風帆船，近偶見幽靈船事件剪報，見青年不知生命重要，愛惜身體，嘆惜無自知之明，徒然犧牲。友聲



▲當年的兩艘竹湖風帆(發展館提供)

一個因緣巧合註定了我奔波於歐洲十餘年...

文・圖 電信 63 級 李宗裕

承蒙友聲 405 期不棄，以電子文章刊載我的 ODM 實錄—「ODM 商場之教戰手策／征戰 ODM 市場多年的一點心得」。這麼一來在 GOOGL 或百度上 key in 「ODM 李宗裕」也看得到我這篇大作了。這篇 ODM 實錄疏漏頗多，改日含飴弄孫之餘一定重寫。這一篇就當做重寫大作之緣起篇。

生平第一次遠赴歐洲義大利熱那亞，參加美國 NOVA Biomedical Co. 全球代理商會議，於是，一篇歐洲 ODM 拓展史就與此展開。

歐洲第一印象

熱那亞機場有 NOVA Biomedical Co. 在義大利之代理商來接機，從機場到市區中小巴士在一個隧道又一個隧道之高速公路上穿梭，然後是高架又是高架，高架過了又是隧道。如同太魯閣之懸崖峭壁此起彼落。不同的是，不管是峭壁上或是山谷中到處蓋有漂亮典雅紅瓦磚牆之歐洲房舍。這就是歐洲，南歐義大利。第一次到歐洲，真是進了大觀園。任何一棟進入視野之歐式建築皆驚為天人也。一草一木也都美不勝收。

四星級旅館驚奇

旅館位於 SANTA MARGHERITA，我的房間窗外正對面就是教堂的鐘樓，近在咫尺。因為旅館基地高過教堂約莫三層樓之高度，義大利熱那亞之老房子是一棟接一棟的，所以教堂之鐘樓頂端就在我房間之窗外。賞心悅目之餘，碰到一個問題，教堂每個鐘頭敲響一回。白天在會議室開會不覺得有何影響，晚上睡覺就慘了。每一個鐘頭來一段如雷貫耳之震撼，因為就在窗外，其震耳欲聾之音響效應自可體會。教堂鐘聲不絕於耳，夫子莞爾，我只有認了。還好自小在萬華鬧區長大的，樓下就是萬華夜市，已練就金剛不動之耳力，所以沒有大礙。

一場 presentation，突顯了我一些能耐



▲NOVA Biomedical Instrument 公司代理商會議，1986 年 10 月

早在出來之前，NOVA Biomedical 還叮嚀必須準備幾分鐘之 presentation。此次會議主要是介紹 NOVA 新研發之血球計數儀，去參加的各國人士也大抵是來義大利這鳥語花香之觀光勝地度假之心態。所以上台之各國業務概況介紹都是草草為之。我是有備而來。當時還沒有 PC，當然就不會有 Power Point 之工

具可用。就是以最原始的方法，請秘書打在 A4 紙上，再 copy 到投影片上。我還手繪了台灣地圖，再附註 NOVA 分析儀在全台各大醫院之分佈。我主要介紹在台灣推廣 NOVA Biomedical 產品之歷程。包含策略打入教學醫院如榮總長庚，以及一些技巧性 approach 方法等等。

一場 presentation 下來，侃侃而談，語驚四座。多家其他國家代理商紛紛向我索取資料。回國後，NOVA 之研發副總來自台灣之楊博士還來電，謝謝我做了一場很棒之 presentation。與各國人土地第一次照面，表現堪稱不俗。發現我周旋於諸異國人士之間，可以揮灑自如。日後轉進電子開拓 ODM 生涯，進入飛瑞公司不久即奉派出使南非，乃能行使四方而不辱君命。

中文「聖塔露西亞」在義大利之演唱紀錄

在會議期間，一個晚上，主辦單位以晚宴招待與遇會各國人士，餐廳是在義大利鼎鼎有名風景區 Portofino。從旅館所在之 SANTA MARGHERITA 要搭遊艇過去，所以大夥兒就上了船。

在船上，義大利東道主好不熱鬧，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夥兒都很 high。忽

然義大利東道主之老闆指名要我唱「聖塔露西亞」，有沒有搞錯？雖然那時候才 35 歲，華髮猶存（已白了少年頭），有初生之犢之氣勢。但是，要唱義大利歌曲還真唱不出口。我說我只能唱中文的「聖塔露西亞」。行，中文也行。於是「黃昏遠海天邊，薄霧茫茫如煙，微星疏疏幾點忽隱又忽現。海浪蕩漾迴旋，入夜靜靜欲眠。何處歌喉悠遠，聲聲逐風轉。夜已昏欲何待快回到船上来，聖塔露西亞！聖塔露西亞！」還好，初中音樂課教的歌沒有忘掉。一場世界級之中文「聖塔露西亞」在義大利之演唱紀錄於焉誕生。接下去就看各國傑出人士秀一下各國文化修養了。那個香港代表有點彆扭只會唱 God Save the Queen?。美國人則躲在一邊怕被點到出糗。我幫他們唱一首福斯特之 Beautiful Dreamer 解圍。一位墨西哥籍白人，很開心地對我說這是他媽媽最喜愛的歌，讓他想起了媽媽。



▲明月當空，微風徐來，水波不興，引吭高歌〈White Christmas〉

最後，那位義大利東道主又找上我，點歌，要我唱 White Christmas。平克勞斯貝之膾炙名曲，耳熟能詳，自是難不倒我。在開往 Portofino 遊艇上，明月當空（恰逢陰曆十五），微風徐來，水波不興。「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 I



used to know.」銀色月光下還真有那麼一點銀色聖誕之韻味。

口哨 World Champion

上了岸，餐廳就在碼頭邊。在晚宴中我露了一手口哨絕技。那是在 piano player 演奏出蕭邦離別曲之時，我想也是散宴的時候了。隨著鋼琴如泣如訴之旋律，我以口哨吹著離別曲之主調。只聽尖銳響亮之口哨聲劃破人聲吵雜之時空，一時，舉座寂然。真的不是蓋的，歐洲人還是頗具音樂素養的，這一曲口哨鋼琴協奏曲之功力，他(她)們識貨。當旋律達到最高點時，我的口哨也達到最響亮的程度，響徹雲霄而音色依舊。接著隨著鋼琴伴奏逐漸下滑，逐漸放慢，逐漸小聲，終於結束。然後是全場掌聲驟起良久良久...。

隔日，他們給了我一個封號「World Whistle Champion」。

羅馬自助旅行如有天助（有貴人相助）

拜別義大利東道主，搭上火車往 MINANO 米蘭。我的盤算是，要去羅馬。因為想到這輩子再來義大利不知是哪年哪月，羅馬這個永恆之城一定要藉此機會去見識一番。我的貴人之一就是參加此會議之泰國代理商，名字記不得了，因為名片上泰國字一大串一個也不識，要記住他的名字是強人所難。他建議我從米蘭搭夜車前往羅馬，既省時又可以省下旅館錢。他特別叮嚀要搭二等車廂，因為一等車廂都是老的有錢人搭乘的，年輕人都搭二等，有較多的



▲看過電影《羅馬假期》一定不陌生，這是頂頂有名的「真理之口」

「chance」。說的也

是，就決定獨闖羅馬了。

去程搭了夜車二等車廂，但是左看右看，怎麼看都沒有這位泰國友人所說的較多的「chance」。也罷，就閉眼養神打盹一直坐到天亮。羅馬終於在望。

第二個貴人（們）是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巧遇從台灣來的大學生親善訪問團，

她們邀請我搭乘她們的遊覽車共遊羅馬。就一路跟著這群年輕學子到羅馬各景點參觀，不費吹灰之力。一路逛下來，羅馬競技場，許願池，真理之岩，萬神殿等等，這真是踏破皮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從梵蒂岡就算走破腳上這雙皮鞋，也到不了任何其他景點。

在久仰之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第一個想瞻仰的就是大門進去右手邊米開蘭基羅的傑作「聖母悼子像」大理石雕。震撼，驚嘆，感動皆無法形容當時的感覺，來日有機會必當再訪梵蒂岡。

回程決定搭乘臥車，一個人一間，床鋪床單被單枕頭套都乾乾淨靜，還附有抽水馬桶及洗臉台。比起後來在竹科上班時租的「雅房」要舒服多了。就一路從羅馬睡到米蘭。

米蘭，久仰的就是米蘭大教堂。這個教堂以許許多高聳之尖柱聞名。我搭了電梯登上教堂之屋頂。可以在教堂之屋頂散步，也是一絕。「服了」，是我對歐洲建築文明之高超的感覺。從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米蘭大教堂，乃至後來陸續有幸造訪，親眼目睹之巴黎聖母院，科隆大教堂，皆顯示歐洲在建築技術是領先中國多多。當然中國隋朝之趙州橋為世界第一座敞肩式石造拱橋，當時是領先世界之了不起技術成就。但是，再也沒有其他類似之建築技術在中國傳承發揚光大。斗拱號稱中國一種了不起之發明，但是就建築技術言，對建築物本身起不了什麼作用。對



▲米蘭大教堂之屋頂

著這些高聳入雲之基督教建築只有望樓興嘆了。技真的不如人，奈若何？

續程順道前往瑞士蘇黎士一家儀器設備公司洽商代理事宜，瑞士如真善美電影仙境似的阿爾卑斯山之景色，是另一種美的震撼。羅馬古蹟思古幽情及文藝復興之濃濃義大利風味一下子轉變為風光明媚之瑞士山色，不虛此行。

那是哪一年的秋天呢，畢竟上了年紀，也記不了諸多數字了，只記得就是李遠哲博士獲頒諾貝爾化學獎的那一年，應該有二十年了吧。歐洲素昧平生，對絕大多數的台灣長大的人都是。但是依稀，腦海中還存留小時候看到歐洲風景月曆之印象。一趟義大利和瑞士之行短短幾天，喚起了小時候諸多「美」的回憶。

從兩千年悠久歷史之羅馬競技場，經過文藝復興時期之聖彼得大教堂及米蘭大教堂，再進入現代之蘇黎士，如穿梭時光隧道，這就是歐洲。所以，從此以後，奔波歐洲十餘年，北歐四國，南歐義大利西班牙，西歐英法瑞德荷比盧加上音樂國度奧地利，乃至跨越歐亞之土耳其，樂此不

疲。別人視為畏途，我是甘之如飴。羅浮宮，大英博物館，馬德里普利多博物館，巴薩隆納聖家堂，德國新天鵝堡，維也納歌劇院，薩爾斯堡莫札特故居，丹麥美人魚雕像，斯德哥爾摩「華莎」展覽館，奧斯陸的韋基蘭雕像公園，伊斯坦堡聖蘇菲亞教堂等等，都是征戰

歐洲之額外收穫。爾後，「美利堅合眾國」對我而言，不過是電影電視上所看到的熟得不能再熟平淡無奇之地名罷了。



▲神聖羅馬帝國查理曼大帝一出差沒事到處逛，不小心發現此傑作，該銅像座落於巴黎聖母院左前方約200公尺之花園中。

其後一則一路邊銅像之聯想

最近台灣屢傳銅像糾紛，讓我想起當時在熱那亞街道溜搭，一個花木扶疏之小廣場上一座手法不俗之雕像，仔細端詳揣摩，原來是哥倫布。哥倫布，熱那亞人也。西歐大大小小城市之街道，銅像或石雕像到處可見，大多為歷史名人，唯獨不見當代政治人物。這些雕像幾乎可稱座座皆精品也。即便不是名家大師之作，也頗有可觀者。

西歐東歐最顯著之差異之一就是銅像文化。蘇聯解體之前，共黨頭號人物列寧如同「1984」書中描述之「老大哥」一樣無時不在東歐子民之身邊。1989年之後只見一個個列寧銅像倒台的倒台，斷首的斷首。其後伊拉克海珊之偉人銅像也有同樣之命運。以此觀諸近來國內蔣老先生之銅像糾紛，排除政治意識形態之因素，說實話我們觸目可及俯拾即是之偉人銅像，以藝術觀點言，實在不堪入目。所以在排除敲鑼打鼓，搶著上新聞頭條版面等等有心人之搶出風頭因素，依「人道」方式移除，也算美化台灣環境之功德一件。

佛郎哥世稱為法西斯之一寇，其他兩位更著名之法西斯巨寇就是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但是西班牙人並沒有恨佛郎哥到咬牙切齒不共戴天之地步。畢竟阻擋共黨在西班牙猖獗，力抗希特勒之壓力，避免西班牙捲入二次大戰是佛郎哥對西班牙最大之功績。與佛郎哥近似，我們舉國上下與蔣老先生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阻絕中國共產黨於台海彼岸，台灣躲過中國共產黨暴政肆虐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悲慘境遇，老先生功不可沒。對蔣老先生之銅像我的看法是人道處理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有藝術精品水準之銅像則應該保留並善加維護。在這種馬屁文化瀰漫之年代不太可能有什麼水準之作。但是，還是有。譬如坐落臺北市八德路敦化南路圓環那一座蔣老先生身著戎裝腰配軍刀之立像就是傑作，是留日台籍名家蒲添生之作。惟，圓環一撤除，這一座台灣罕見高水準之銅像就不知落腳何處了。應該找出來，再選個合適地點安置供人瞻仰。畢竟一件藝術傑作還是值得流傳後代的。友聲

友聲徵信

九十六年六月、七月份

陳彥霖

電控 89 級

贊助友聲 \$750 元

蔣光照

上海交大實業管理 1941 級

贊助友聲 \$5,000 元

陳英杰

土木 81 級

續訂五年